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定集卷十四

宋　汪應辰　撰

書

與周參政

奔走州縣竊見百姓之凋敝官司之匱乏未有甚于今日者也誅求督迫方且源源而下其勢不能復堪將有未易言者近戸部行下以今歲下半年賦限七月內令

以其他名色先次兑那起發一半此誠國用窘急有不得已者今州郡數米而炊朝不謀夕豈復有贏餘以相通乎如去年大赦堂給所在紛紛有執持郡守有毆繫曹掾者若州郡廳有餘積肯使之至此今廹于期會州既無有必責之縣縣必責之百姓不過科率以取足而貪殘者又夤緣以濟其姦竊謂此本是户部合得財賦其遲速止數月之間而百姓利害便有死生禍福之分敢望參政校量得失之多寡力救此事以蘇民力所以

消患于未形者非小補也昔漢高祖征伐于外而蕭何鎮撫百姓給餽餉于内孫權與周瑜謀拒曹操而曰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都辦自古用兵未有本不先固而望得于僥倖食不先備而責辦于倉猝者仰恃知照之厚僭易及此知罪

又

自上饒登州歷四月餘始抵萬州去成都尚一千二百里艱險萬狀幸而無他已于閏月十五日境上交印俟

到成都別具啓狀敵情無厭仰貽宵旰之慮詔旨屢下孰不感動西和州兩捷敵即引遁似聞京西亦然要皆非大軍雖或間有出沒諸將捍禦甚嚴可以無患第不知淮上如何竊見前此用兵朝廷與諸將意向情狀初不相通各行其志是以每相牴牾經畫西事令邊臣具攻守二策而稟命于上此其類也所謂不從中覆者蓋臨機應變難以遥制若乃攻守大計豈當初無定論乎至于說者不一未免有利害之私勇怯之異惟平心虚

已無所係累顧望者乃可以灼見實理而斷之以至當此中外所望于門下也疎拙無取誤蒙委寄之重事之所當料理者非一尚須續具陳稟萬里之外所恃者參政知照素厚庶幾得伸其區區耳若坐視病敝拘文牽俗苟且歲月為自營計則可恐非朝廷所以使令之意也王之奇者才行俱備頃京西制置司差權光化軍措畫備禦數月間井井有條理已具奏乞以準備差遣處之伏望鈞慈特從所請

與吏部陳侍郎

朱元晦在建安相遇問學材識足為遠器亦招其來此帥司准備差遣傳鉄者信州人沿檄歸鄉不復為來此計近相見云明年正月即乞休致葢其家富厚明年即七十也傳雖差下替人輒欲俟其投下文字作非次闕申乞辟差元晦敢望同凌丈見宰執言之如許得的確方敢申上也與宰執書亦云其詳託吏部兩侍郎矣切乞留念仍示報曲折幸甚王龜齡胡邦衡劉賓之相繼

造朝當有卓絶切至之論也

又

某乃者拜狀伏蒙鈞慈賜以答報感荷無量示諭悉已

遵稟朱迪功熹進修日新殊未可量也不知朝廷有以

處之否吕奉議大倫貧甚閒廢之久士論惜之如主管

財用若期月之闕亦可待也此外如郡倅近闕無不可

者敢望鈞慈特賜矜念前此鄂州甚得士民之譽淩侍

郎能言之併乞垂察

與宰執

比者輒具啓狀候問門下庶幾下情得以上達歲晚寒冽恭惟論道餘暇天神交相鈞候動止萬福仰恃平日蒙被知遇之厚敢以私懇冒瀆鈞聽某家世農業其為生之具甚微類皆耕而後食織而後衣者也一鄉之内版籍所載未嘗有以官為戶者至某始得一官其區區之心非特以仰事俯育而已兄弟宗族若内若外所欲以相收相恤者非一皆其義所當為者而某自從仕來

其間居者至于十餘年其遠適者至于二三千里間者出守婺州才數月爾藥傷補敗百未一二而大禍仍之屏伏墳墓艱窘萬狀支綴喘息僅至今日大抵二十五年間所望以相收相恤者其貧者日以困壯者日以老者往往物故僅有存者每念至此若鍼刺之在肺腑重以逋責之未解而有過時之負婚嫁之未辦而有不及時之憂此皆寢食所不遑安者如蒙鈞慈裁賜一外任合入差遣使得黽勉職事上以補報萬一而下以遂

其私計之如前所陳者不勝幸願昔唐杜牧以私計迫
蹙求為刺史以為甚于墜井者求出熱熱者願濯且其
言曰為刺史則一家骨肉四處皆泰為京官則四處皆
困某事勢正亦類此干犯威重無任惶懼俟命之至

與趙總領

竊聞調夫饋餉恐或漸及内郡想亦非得已者不知近
日邊報如何敵人有通和之意理自可信但須待朝廷
議定爾若免調發幸甚使司必知其詳敢望示報近有

論此事者謹錄其要切之語上呈恐或有可取也鬻爵今四年前此使司約束不得抑勒科敷今州縣乃欲一旦趣辦官吏曉事者少散遣弓手雜職輩徧滿村落凡稍有生業者例皆逮繫重以箠楚未必有所濟徒為胥吏輩膏澤之地耳累有來投牒者皆未敢盡行或謂若請于朝易以度牒則不待科敷而可辦不過遲數日耳未知使司利害如何頃在福唐嘗乞以所降將仕郎綾紙易牒朝廷不惜也偶有所見不敢自外率易言之尚

冀台照

又

比者輒以傳聞臆度之言轉達台聽孔子所謂道聽塗說與夫未見顔色而言者簽方寸怵迫不暇顧慮且恃盛德雅量憂民之憂必有以照其不得已也伏辱誨翰委曲開諭豈勝悚荷蜀道運糧自古難之以漢武帝之威令而發巴蜀萬人轉粟民至驚恐逃亡以諸葛武侯之才畧閉關息民訓農積粟治斜谷邸閣作木牛流馬

可謂謀無遺譎矣然每出師輒有乏絶之患亦可見也今幸敵騎引退民得休息至于長慮卻顧為經久之計此誠不可忽者第反復思之諸葛武侯軍所從出先有定計然後移粟以就之然猶不能善其後今乃因敵應變其來不測而欲多方以備之其難愈甚矣實未知所所以為策也

與張魏公

違去門下積有年所拳拳此心惟是與天下之人朝夕

瞻仰方時艱難大旱之霖雨未足以喻伏承詔書起鎮建康朝野交慶宗社增重恭惟下車開府百神扶相鈞候萬福大駕廵幸相公去國之久愛君之切今兹進見之際誠意感動精神聚會厥孚交如所以開天下之福實在于此會逢其適殆有不偶然者伏乞順時倍保鈞重以對揚休命主上聖德日新今者僕射相公從容啓沃但言聽計從有以仰答天意則陟降左右孰非機會不勝區區仰望門下之誠敢此布臯心之精微葢有言

不可及者伏乞鈞察

又

僕射相公居守莞鑰而朝廷隱然增九鼎之重方衆情危疑疫癘繼作鎮撫綏靖中外蒙盇茲者主上顧憂兩淮付以經畫詔旨一下輿論交慶伏蒙垂諭敵人曲折仰見憂時憫世之志如周公之夜以繼日坐以待旦也竊謂方今國用空虛百姓窮困將無功而已驕兵未戰而已徹正當恐懼修省以內修政事之時誠能果斷力

行積累其政則期月三年之效固亦未晚今者相公節制江淮外治舉矣仰惟威譽德望足以振士氣安人心其于更革宿弊興建竒策人既信服事半功倍庶幾愛養根本保固藩籬卓然有不可勝之備天下幸甚惟是任事之難自古所歎如種蠡蕭曹表裏相應然後無一可恨至于進取之舉又須量力相時見可而動乃能仰承天意昔者相公當國淮西叛兵益亦淺事舉朝讙譁前功盡廢益既未信而又莫助也今日居外尤非昔比

事體勢力又不同矣諸葛武侯所論六事大槩謂兵不可不用而成敗則不可必意恐不察者以舉事一不當而輕沮大計故丁寧委曲以曉譬之以武侯得政之專而念慮及此蓋多懼矣頃讀蜀史竊有此論今蒙相公指示故敢忘其僭易輒復上稟未知淺陋之見果能得古人之意否竊祿無補求去未獲而諸公以戶部繁劇猥使承之材力短拙朝夕愧恐惟民勞財匱與所以致弊之由不敢不為聖主言之他未知計之所出也相公

矜念致厚有以教督其愚甚幸未即前侍伏乞倍保清重對揚休命以為宗社之慶

又

仰惟僕射相公以盛德碩望鎮撫內外民心既安士氣復振天下幸甚至于克勤小物夜以繼日竊謂宜有所減省以怡神養壽此非獨門下士之私情也敵人變態不常相公長慮遠畫出于萬全方且享固吾圉為不可勝之備或傳諸將頗欲乘間伺便時有侵略竊恐無益

于今日之大計不足為也東晉之末微弱甚矣猶能近取兗青司豫之地然而果何益哉傳聞之言亦未必然相公必有以裁之特恐萬一有之故僭易上稟伏乞鈞照

又

迺者都下參候蒙與進之意益厚惟綿薄學力不彊無能仰稱萬一至于内自愧恐而求所以稱者不敢以頃刻怠也八月之初得請去國奔走道路十月末始到福

唐筍無疾苦皆庇賜所及相公去此雖久而斯民愛慕未甞少替惟相公所以致此者敢不黽勉求之以無負平日教誨之重更望時賜警策使得奉以周旋也無由前侍伏乞倍護風采對揚休命以為宗社之慶

與張敬夫

伏承僕射相公再正台席宗社之福中外交慶昔呂正獻當國伊川先生以為原明之助為多此亦今日善類所望于敬夫也輒有一事雖已稟知丞相尚有未盡廣

西之寇久未平定葢所以致寇者非一也說者以為百姓凋弊日甚而官吏貪殘無已連年荒歉餓殍滿路而州縣不肯檢放租稅官兵俸給數月不支而歲守監司爭獻羡餘其他政事大抵類此百姓嗸嗸無所控訴以為良民則坐而待死為賊則生此民之所以從賊也屠將官高居幷執郡守劉長福破高雷化三州此其顯然可見者而我之所遣既非良將又非精兵糧又不給官司行移賊皆前知而我初不知賊之動息賊酣飲酒肉

而官軍甞有饑色所以每出輒敗至于死事之後無銖兩之報人皆以為戰則死退則生此官之所以不能制賊也傳聞之言如此未知朝廷所聞如何或謂州縣兵將更相蒙蔽帥守監司未必盡知一路之詳其所知者又不盡以告于朝廷也今若不究其病弊更張而一洗之則其患豈特如前而已哉近除何直閣知靜江自此遠方利害之實必能盡以告于朝廷矣何帥之意欲乞朝廷差官兵三千人仍領將官之可委者葢欲示以聲

勢使賊有所畏庶幾可以撫定又須應副錢糧如度牒官告之類無窮也廣西見闕一漕若得鍾世明為之可以協濟又須明降指揮以寇盜未息促其之官非獨得免稽滯又足示中外以用之之意也帥司舊有參議官近年不除欲得新知峽州呂令問為之若朝廷徑除固幸不然當有所請矣望一一稟知丞相也昔儂智高叛初遣楊畋曹修再遣孫沔余靖皆無功至狄青出乃克人皆以為討賊非書生事而劉原父獨以為前此諸人

皆有所牽制及青之出僚屬得自辟除官吏得自廢置財賦得自移用將士得自誅賞此其所以成功也況今日事體種種皆非昔比若朝廷不留意假借責任則雖有能者亦無所施其巧矣

與漢州張知郡

伏蒙頒示先天之書探索隱奥會歸于一見所未見幸甚不可言昔之學者或流于術數或溺于虛無此書之傳使人知聖人之道皆吾性分日用之事其所以覺後

覺多矣且聞吏牘滿前高明洞照窾竇立解莫不中者

益法如是故非彊為也所治者大當又有不可量者矣

頃蒙示諭殊荷忠告之意凡蜀中事之稍大者皆已縷

悉具奏尚未見行下邊上似稍寧息近聞金使來聘也

諸有可以振其不逮願聞之

與待制張提宫舍人

承乏如昨第居民頗苦疾疫竭力救療幸亦少定渠流

通快勝于去年農事可以及時也忽得金字牌令制置

司抽差四路厢禁軍二千五百人與吳侯正兵相兼使喚可以免差募篙梢之擾回奏已條陳其不可未知有能盡否要之諸公一切受成而議論雜出一東一西但只民被其害無時而已耳家兄在諫省僅月餘乞出得江西漕今當到官矣林安宅大諫王伯庠副端告詞有若乃矯激以沽名輕躁以觸機使聽者難于從違非國家之福之語葢有所指也林王葉皆求去會懷自度支郎中除權戶侍其他縷縷非紙上可完元章未閒來期

龜齡書云欲力請奉祠未知能如意否

與王宰

比因還介草率上狀茲者洊辱書誨不勝慰荷仲夏暑雨恭惟王事多暇明神叶相尊候萬福竊祿無補日以愧懼不足為故人道也武陵官況當益有可樂凌文舍人遽易地未知後來如何示諭敢不在念第諸公皆非相識倘有可告語者謹一不忘也其他委令亦幸勿外困于人事無少暇隙姑此布敘殊不逮意惟冀順時保

重前迓休寵

與呂逢吉

呂與叔中庸解聖人有所不知聖人有所不能乃云用者顯著而易知不用者微密而難知此謂費而隱易知者易能難知者難能葢易知易能者常道也難知難能者至道也知音者瞽矇之所及知味者饔人之所及及其至也雖以聖人之知音知味不如師曠易牙之精此聖人有所不知也如此乃是師曠易牙能造乎至道而

聖人反不如也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之心呼蹴而與之行道之人皆不屑及其至也充不忍人之心充無受爾汝之實則博施濟衆堯舜猶病君子之道四孔子自謂未能此聖人有所不能也聖人有所不知語小者也有所不能語大者也引證之意與前有所不知之說兩不相干中庸之說一也前以為語小後以為語大不知何所見而云此一章灼然可疑不知與叔何故乃如此說未知左右本亦然否既云易知者易能難知者難能

則易知者即易能之事難知者即難能之事又豈當以知為小以能為大乎竊恐非與叔之言也

又

燮卒至伏領賜墨存拊勤勤伏讀再三仰頣至意葢不知𧰼辰之不可教將期之使勉焉于斯道者也内省涼薄不可大受徒知感服而已惟其平日所聞于師與夫今日茫茫歧路未知適從者敢因是取正于門下伏惟幸察昔人嘗謂能碎千金之壁或失聲于破釡能搏猛

虎或變色于蜂蠆蝨未聞道之心照物不澈是以若是不一也士方平時勉強為善何所不可至于事有出吾念慮之所不及者其不失聲而變色幾希矣每念至此若芒刺之在胸臆閒居常惴惴栗栗猶救過之不給況敢語其他即項嘗以是請問子韶先生先生曰學莫先乎致知古之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以明明德于天下則本于格物自充實之美輝光之大大而化之以至于聖而不可知則本于有諸已之信存其心養其性以

事天則本于知性誠其身以悅乎親以信乎友以獲乎上而治其民則本于明善且不知知之亦何以行之哉世所謂善從而善之從而行之雖能終其身焉謂之彊學力行則有之而非道也是故好學近乎知而非知也力行近乎仁而非仁也知恥近乎勇而非勇也三者固善矣然使其行矣而不察習矣而不著由之而不知其道則亦衆人耳矣惟即吾所學所履而求之而後知夫仁之為仁知之為知勇之為勇則知所以修身所以治

人所以事天矣然而孟子曰勿忘也勿助長也忘焉者是不知道之可求忽焉而不知省也助長焉者是急于求道而陷于私意也一有私意與道二矣是故私意之患與忘道同汝輩于求道之際宜以自儆也信師之說循而求之二年于今所恨雖有此志未能顛沛造次必于是也不知何以免二者之病得一意于斯道乎夫勿忘是也欲勿忘也而求之常近于助長二者之間將何以處之宮使舍人誤相期待有意篤之使有成雖知不

稱不敢不勉願推日用之餘明賜指示以開未悟請得以從事焉囙蒙遠實獨學寡聞古人以為懼况于應辰于瞻望席下以日為歳急于有聞不暇面見而請焉吐露本末不覺忉忉仰溷台聽豈勝悚悚

慰魏邦傑

某頓首再拜恭以先丈承事襟抱疏闊不以膜外易所以自樂者天既畀之賢子矣况平時飲啖步武往往少年所不能及謂且百年以享榮養以為世之修德者勸

豈意遽止于此聞者皆為之驚嘆而交游聞之重以痛惜而不能已也伏惟孝心純至當此荼毒攀慕哭踊何以堪勝奈何奈何惟先丈之令德而有邦傑之賢以為之子有呂丈名德之重而實為之計具墓此三者皆足以不朽矣更冀痛自節抑思夫往者之所以不朽在我也不以無益而傷生此實朋游之至望初聞欲歸葬于常山意得面慰繼聞俯徇邦人戀戀之情遂輟初議日念以尺書道區區雖每與侍郎通問不敢以此等事煩

之恐其有所忌諱他又無便遂至今日殊用愧悚錢五千陌漫致奠儀菲薄之甚併冀垂察比聞已遂襄奉不知得地何所吉人所歸宜不偶然寓居復在何地區區不勝懷念呂舍人丈遽棄斯世豈勝云亡之痛想左右雖在哀疚中其悲悼之情亦有不能已者已就信州城北十里卜塋諸孤謀往婺州依其二叔父不知曾通問否先丈埋銘乃其絶筆矣儻已刻成因便願求一本且恕干聒也匆遽具疏不盡萬一

文定集卷十四

文定集卷十五

宋　汪應辰　撰

書

與朱元晦

近建安附示手誨慰荷無量當暑恭惟尊候萬福某碌碌于此日益愧負思見君子且謀所以當如何者此心往來如飢如渴近事復益可慮雖在疏遠豈能弭忘張

眞甫為德不竟然此君實有區區之心孔子稱管仲有仁之功若眞甫之功實近之示諭當以為戒誠是也羅丈語錄得之甚幸尚有可疑者謹具别紙他日龜山集刻板併以諸家語錄附之不必送延平也羅丈語錄中有可疑者不居其聖與得無所得形色天性與色即是空恐難作一類語看有事君人者一章頃嘗問王丈信伯有次第否王丈云前兩句有次第後兩句難分又問同是一章若如此說則語脈不貫穿王丈云恐如信善

美須有次第至于大也聖也神也豈可分優劣正與事君人者一章相似神廟時富公嘗薦荆公為翰林學士韓魏公不聽按神廟時韓富未嘗同朝也（韓魏公罷相荆公乃召）荆公曰絳之相非維意（熙寧七年韓子華再相八年荆公再相）謝為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常見胡明仲說明道以上蔡太俊敏常抑之玩物喪志之類）驩兜共工事（驩兜薦共工事偶見于尭典崇山之放恐未必為薦共工也荆公正如此說）道不足以任之故有典典不足以治之故有刑（此語如何）不屈于法度之威（此恐未足以言舜）煮海之事誠非獲已令益寬所入

益微然更當思所以救之折張之政固為未遠然今日事勢豈可同年而語自葉左丞作帥盡以郡中財賦之餘獻諸朝今為歲額而帥司諸色糜費昔取之郡者皆帥司自辦又立定寺院納官之額益不如此則不能有餘以為獻也既而拘定寬剩錢種世明所為寺院益以窮蹙所立之額又不能如數矣而朝廷發下養老軍員揀汰使臣軍員動以十百皆昔所無者近年以來方有事于征討召募調發敷買打造之類符移日至殆不勝其應

接也若窮而不變未知竟如何耳

又

某所欲言者甚多初謂秋凉或可再得承教今遂未可卜也殊以悵仰諫省二公論龍大淵曾覿未報聞却各除知閤仍兼舊職金給事周舍人相繼論其不可中批語甚峻二人皆待罪有旨無罪可待劉諫除工侍而張真甫以待制知會稽真甫陳義甚力引富韓公司馬溫公辭副樞事未知能必行其志否郎官李君樸林栗緣

禁中點檢小使臣升陟狀而二人所薦乃雜流批出詰問既而各展磨勘蓋上于細務一一省覽如此也

又

見報有旨引見而未報登對之日竊計誠心正論從容獻納所以開寤上意者多矣信來倘得聞一二良幸李愿中先生十月半間見訪館于眉壽堂方說話間忽覺欲仆急扶之問其無所苦否則曰無事無事尋即不省人事舁之就榻則已蛻矣後事皆親為料理似可無悔

建安簿已扶護歸鄉想聞之必增惻楚也

又

蒙以延平先生銘文見屬自顧不腆何足以發明道學之懿所幸元晦論次皆已詳備庶幾有所證爾福唐久旱奔走祈請殊未霑足朝夕凜凜不知所措奈何奈何有以教督良幸魏公再往淮上其意必有不可得而聞者第合堂同席一東一西不知如此做得否令人念念不已竊聞元晦他日必再到延平倘因而下顧莫大之

幸

又

見許下顧朝夕以冀下句即遣人往也溫公答明道帖論橫渠謚事欲附見于龜山集中切望錄示魏公與水軍統制魏尚復官言者以為不可乃止遣王錢兩侍郎撫諭兩淮仍措置他無所聞

又

兵級共七人謹遣聽使令自此數日以待來臨王龍二

使還自盱眙力言淮上無備士心不固所以遣宣諭吏

戍兵又督府方治淮東總領司事而洪總領入對復言

督府之失所以令總領每半歲或一歲入奏魏公必以

罪去但未知輕重如何耳

又

某舟行至安仁而聞魏公八月二十八日薨背于餘干

雖道路之人亦相與咨嗟痛惜也前者之約孰謂事乃

至此耶

又

其到闕下留旬日兩得入對第訓諭所及責任甚重殊未知所稱塞耳元晦奉祠之請亦嘗言之丞相問甚詳其意甚遲疑且云如此是棄賢也張建安之行初者堂白皆欣然許可適有臧罷員闕指揮諸公以令行之初殊難之遂已此外有幹辦公事兩闕見任人皆堂除臨行乞從本司辟差亦既得請但闕在一年之後又未知肯俯就否行止非人所能良以自嘆也敵遣使請和朝

廷亦欲報之聞海泗皆已撤戍矣自此須稍休息但未知何以善後耳陳丞相判紹興比弋陽相見足疾如故若出則須過闕也

又

伏蒙示諭一字之失仰見忠告之嚴誠當如此也伊川于濂溪若止云少年嘗從學則無害矣康節之學豈敢輕議所以舉和靖者正欲明從遊兩字太重耳東坡初年力闢禪學如鹽官縣安國寺大悲閣記省記不分明

其中引曰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之類其後讀釋氏書見其汗漫而無極從文關西尋游又見其辯博不可屈服也始悔其少作于是凡釋氏之説盡欲以智慮億度以文字解説如論成佛難易而引孟子仁義不可勝用子由又有傳燈録解見集中而子由晚作老子解乃欲和會三家為一此葢氣習之弊竊以為無邪心謂其不知道也君欲指其失以示人則如某事某説明其不然可也若槩而言之以與王氏同貶恐或太甚論法者

必原其情願更察之也

又

別德寖久邈在天末無復講習之益豈勝勤仰去秋上狀幷納所寫李先生墓誌不知已到否春氣清和恭惟尊候萬福便中再辱書誨良以慰荷示諭蘇氏之學疵病非一然今世人誦習但取其文章之妙而已初不于此求道也則其舛謬牴牾似可置之濂溪先生高明純正然謂二程受學恐未能盡范文正公一見橫渠奇之

授以中庸謂横渠學文正則不可也更乞裁酌李先生墓誌寫得甚草草其間有謬誤處請徑為改正也論語集觧序益簡當所恨不見全書耳蜀士甚盛大率以三蘇為師亦止是學其文章步驟至於窮今攷古之學則往往闊略未知究竟如何横渠先生之曾孫流落在蜀有横渠語錄前所未見又文集亦多于私家所傳者俟有的便納去幸為審訂也

又

其詠之無補重以目疾癈事丐祠未獲當再請也種種非紙上可究應求東政足為治表未知其得伸志否僻遠如坐井底報狀大率兩月餘方到惓惓此心終有不能已者查元章明敏時得相見稍慰寥落此外惟王龜齡張真甫通問爾某拜問尊夫人壽履康寧以次眷集均福有所委令顏聞之邵康節子孫大抵不敢二程益私意也邵公濟作聞見後錄有一段謾錄呈不知果是伊川有此帖否又伊川集中論殺薄昭事元晦以為何

如

又

丞相云嘗作書相招又以堂帖促行益自得上已手帖後寂無嗣音不知君子之行止如何朝夕勤仰夏暑雨恭惟德履禔福元晦當一來似無可疑若既到之後或有未安又在我矣要之自處既盡然後可無愧于道也願以此道為準不必過為疑慮某踈拙最無補猶覬未罷去間或得瞻見于此以展發所欲言耳

又

某奉祠如昨第目昏殊甚稍勞勩即或全無所見也又徧身疥癩坐卧不安疾病如此未始寧息而離羣索居了無進修之益朝夕愧懼西銘通書兩書當置之座右以求所未至竊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東西二銘所以相為表裏而頃來諸公皆不及東銘何也前蒙示諭于平易處蹉過益見體道之功久而日親道無遠近高卑之異但見有不同爾然方其未至也雖欲便造平易而

其勢有未能者曾子聞一以貫之之説因門人之問而曰忠恕而已矣葢其見得明白行得純熟如飢食渴飲非有奇異也每念此事非億度言語所能及尚幸時有以警發其愚陋也陳明仲篤志為善甚不易得其當官諸事想能書中詳言之但可嘆惜爾

又

其屛居如故第目昏益甚亦良苦也許寄楊文靖胡文定帖甚幸朱公掞帖見令摹本別寄納伊川先生文字

亦逐旋據檢到者送伯恭矣婺州所刊橫渠集近方見之前此所得本亦寄他處忌日之變見呂和叔集益必傳之橫渠也璽史所謂者更看伯恭報如何欲夫正月間一病甚殆今雖良愈尤當加意調護要須止酒乃善也

又

某兀坐荒山惟日仰瞻奉八月二十八日賜教慰荷無量冬寒恭惟進修有相尊候褆福其諸僅如昨雖此間

居畧無進道之益每切悚懼思見君子尤不能已也太極說既欲指示人豈免剖析然其理則一而已矣無可疑者上蔡所學精到文詞又足以發之每服膺焉來教所諭誠然此學之所以不可已也竊詠有修言二書甚渴見也易傳後敘傳易堂記俟更檢討別拜聞次陳明仲家事初不知聞當作書報之也

與黄罔人

比因還介上狀當即呈達今因妻兄專詣門下復附此

紙此間哀苦窮愁寥落之狀可問而知不重說也內外食口亦四十人因讀信天緣堂記所謂世間寧有一門同日困于無飯者天之所賦自應不闕先生之言端不我欺既以自解復借之以止兒啼而解客嘲也無由瞻見惟乞倍萬珍重即還禁塗以慰上諭不次

與呂叔潛

某承乏如故第冬春久旱奔走祈請終未見效不勝悚恐也魏公再相雖出獨斷不知能行其志否種種似未

免俯就雖古人有之亦已難矣兩月之間竝未見其施設必有所甚重者徒令善類嘆息瞻仰而已李文竟去亦失于見幾不早爾舍人恩澤事僅得李文書䰟公欣然以為當還切須及時料理也伯恭今安在兩日前作書託韓無咎附便亦只是報此朱元晦到此一月而歸其學問精進所養益厚所謂日新而未見其止也恐欲知故及之妻弟與尤延之皆欲來此久未聞近音

與喻玉泉　玉泉在鄞

前所說王晉老大夫不待按脈而知人病者近得延平守相見論病甚有理蘄州黃梅村中有周先生者異人也江州祁居之尹和靖之高第嘗患鼻中時有碎骨出周云乃飲甘棠湖水所中以生薑為末服及一秤則此病自愈已而果然問之云水有屍氣觸其骨飲此水為氣所薰鼻先聞之所以有此病惟生薑性烈可以入鼻久之乃能蕩滌諸穢所以能愈也其他異事甚多更無取于人王晉老亦稱之遠方乃有此人豈易得哉辟親

之事恐未須忙前日見二公卻忘記說鄰人聞人刪定其子為張晉彥壻云晉彥留之他日欲送安國往成親也向說沈洵者今亦為晉彥壻矣

與張真甫

某承乏無補日懷愧悚仰望超然遠引之舉如樊籠之羨雲霄也馮船事前奏尚未下既而騷然煩擾益悔所論之不切比復再論副本謹錄呈聖人所謂汝弗能救與是誰之過者其敢逃罪也即李竑新州編管虞參政

知建康王瞰春官直學士院程叔達丁憂塗中想亦自見報也

與何運使

論語集觧得以細覽不專己見不尚文飾而惟其義理之當尤以嘆仰頃承諭及文中子嘗見司馬溫公行狀言有文中子補傳一卷比方得之謹以録呈其所去取大槩略盡矣此外如云楊素李德林見之類尤為可笑論語于三家必云季康子孟懿子之類必稱孔子對曰

益貴貴尊賢其義一也安有身為布衣而于當時之執政而曰素與吾言德林與吾言云云耶

與陳樞密

某踈拙無取謬當閫寄之重曠日持久寂無報効疾病侵凌愈難黽勉恐仇叢聚理必顛隮力丐奉祠未蒙矜察仰惟樞密知院知照素厚倘得借以餘論使某得免于罪戾遂其分願而去亦所以為國計也幸甚幸甚廟堂登用正臣中外拭目以觀舉直錯枉之政然右府之

事亦固有未易為者竊謂如劉賓之龔釋之劉子駒縱未還朝豈宜久置閒散朱元晦直諒多聞然已除武學博士今若更除都下一差遣其人必有以報補知遇裨贊盛德馮圓仲之家貧困特甚若得復官致仕庶幾不絕祿食猶可存活此皆善類所望于門下者前所稟任俊臣已蒙朝廷除知涪州矣蓋良吏也

又

遞中伏蒙枉賜誨翰仰見存眷之厚至于詢訪時事委

曲周容又見所以任重慮遠之意此不獨其所當拜而賀也天下幸甚蜀中人才有張行成者頃嘗薦之蒙召對除郎中兩月引去今知潼州府其學博而尤邃于易其才高而尤長于理財賦毅然有捐軀徇國之志惜乎朝廷用之不盡也然其人老矣不能復遠出若就四川有重難職事付之必能稱辦又有左朝散郎前潼川府路轉運判官李燾其近嘗以其問學行義具稟必已仰徹鈞聽如此人者非獨蜀人未易多得也蜀中監司郡

守闕員除已奏聞外如張待制震正是精力強明之時而退就閒地殊爲可惜又有左朝請大夫郭印老成詳練恬靜有守士論所推重雖年垂八十而精力不衰尚可用也財用不足今日之大患竊見朝廷命令更易不常暗所耗失自不爲少只以四川論之如乾道元年令宣撫司差兵五千于鄂州防秋到未數日又復發回原所調發往來津遣犒設沿途供億之費不知幾何矣又于總領所取鐵錢百萬貫欲應副兩淮先發十七萬船

脚之費居其大半尋即罷之近日令制置司抄造錢引紙工料之直約二十三萬貫有竒起綱縻費在外今又以無用令罷矣推此類言之若審于出令亦節用愛人之一端也民力困竭矣而建言者每為掊克之請州縣匱乏矣而當官者競為羡餘之獻皆非治世美事孰若治其本而末自應乎自古南北分爭事變非一未聞北人浮海用兵者惟金人獨出于此亦是多為岐路以困吾師葢彼視民如土芥初不計其失亡也使其無膠西

之敗遂能深入亦送死耳凡海船之來必候潮然後能入港易舟然後能登岸誠有强弓勁弩乘高據要以待之可使坐斃也若海船不用其所省當以百萬計矣武學博士朱熹不知鈞慈有以處之否衆人之諾諾不若一士之諤諤也伏乞留念某頃在東南所聞蜀中事今既親見乃知所聞謬誤多矣大理陳少卿既親見又詳審其心公平乞詳細詢之庶得其實蓋有非書所能盡者吳宣撫二月二十一日急召其二子知利州綿州者

既傳其所苦已自安然二子尚未回任也某仰辱下問輒此縷縷上禀僭易知罪

答李仲信

某蒙恩兼職翰苑尤非所長方力具辭免也示諭益以愧悚酌古要論舟中得細觀議論宏博筆力雄健欽嘆無已其間鄙意有所疑者輒具别紙竊謂文章之用不過敘事與明理而已理中有事事中有理然事必得其實理必得其正東坡以言語妙天下而制科文字或未

免語馬而不精擇馬而不詳如賈誼一論謂當先交絳灌使其不忌然後舉天下惟吾所欲為安有立談之間遽為人痛哭者賈生痛哭之時則灌已死絳已之國矣此非其實也先交絳灌而實欲取其權此非其正也致使王荆公得以藉口故區區既竊嘆仰又願審處之必蒙照察也其餘三編續奉報

與呂子厚

其方念不獲嗣音伏辱書誨慰荷無量正獻文集等跋

語殊愧不稱昔嘗聞于紫薇舍人以為伊川祭文最能明正獻之心者區區輒述所聞然精微之際未敢謂僅能勿失也垂諭過厚尤以愧反匆遽上狀不能逮意尚幸裁照

答蘇仁仲

某竊惟年德之高而經緯本末足以表式斯世言論風旨足以開益後來顧乃僻在一涯超然物外𢡟識者所共嘆息才難之患今日尤甚時而出之政恐不免耳丙

辰時議高識卓見者燭照數計三十餘年間效亦彌可睹矣而談説者云云猶如故況在當時予聽察之間所繫大矣益可嘆也示諭改奏文字大抵吏文稍涉疑似必取決于朝廷不然雖徒決無益弊例如此此所以不能專其他曲折有尺書所不能盡者殊為愧悚

與李運使

某山居絕無外事可以一意觀書第目昏日甚殊相妨也又聞頗苦目疾此中年嘗患而應辰特甚耳沈存中

方每日用白湯沃洗勝于服藥不知曾行之否邊報竟如何目前未見其可恃以無恐者但幸其無他耳仲秉繳還曾覿詞頭尋趙舍人歸遂行之却不報行也敬夫中批知袁州次日除鄭藻儀同文潛殊不曉第恐亦難久也賢良召試辭免文字極得體第恐命再下亦須一出耳幸望審處之墾田之議頃于邸報中見之煩詞其首尾不貫穿今得見全文甚幸垂崖堂記所謂發潛德之幽光非可為淺見寡文道也大抵實錄乃王欽若主

之如澶淵之役並不及寇萊公一字而其自辨處甚悉也永叔原父等文字多奇絶處方欲謀一定居之地盡裒集所有藏之他時可録寄也

答劉樞密

垂諭力陳時事非特以退為諫而已尤見所以非苟然者昔韓忠獻與司馬文正公書云竊聞執事以宗社生靈為念懇辭樞弼必冀感悟上意大忠大義充塞天地横絶古今葢世人但知温公辭官之為高而忠獻獨明

其心也比者時事紛紛更見先知之明衆益嘆仰矣某素辱知照尤不勝拳拳之誠屬目昏日甚沃洗數百遍僅能勉强執筆不能詳謹乞賜矜察

答梁子輔

伏蒙垂諭温建二守曲折竊謂三人夷惠之行不同而孔子皆以仁予之蓋本無私心各行其志不足以相非也三仁固更相為謀使夷惠而同時則亦必以心相知矣如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介又自謂直

道而事人則其和也豈苟同而已哉孔子之于夷惠固無可無不可然而旅泰山伐顓臾則責由求以不能正救葢有不得已者矣惟發于誠心以敬君愛民為念而不敢有一毫顧恤毀譽計較利害之心以盡人道聽天命可也天下之禍固有養成者亦有激成者西漢張禹孔光之流阿附唯諾專其身謀以至大盜移國而莫之誰何此養成者也東漢之君子必欲與小人立敵終于俱傷兩敗而國隨以亡此激成者也然則為君子者豈

無中道于其間哉伊川先生嘗曰中則正矣正未必中也世蓋有正而未必中者不可以其未得中行而謂之不正也正未必中學者所當玩味此語體究此理以常自省察其愚陋衰惰蓋惴惴然恐不及者乞賜指教幸甚

答尤延之

蒙喻劉陳二公此皆一時宗師尤難措詞項嘗問呂居仁文神宗實錄張天祺張橫渠傳殆非尋常文士所能

作呂文云此兩傳皆是范純甫自做他人豈易及此天祺傳言新法之害當與王安石分受其過横渠言乃攷索所至非黙識心通今此二公恐亦類此輒以所聞謾錄呈上舊見范忠宣王正仲曾子開皆云元祐間有朋黨之論忠宣辨尤力錄歐陽公朋黨論以進忠宣奏議言行錄皆可攷然竟不知何人為黨論其論指何事也後得一書曰元祐密疏者有劉器之一章分王安石呂惠卿蔡確之黨各具姓名于其下方知忠宣所爭者此

也器之盡言集亦不載此章元祐密䟽李仁甫㬪借去
録本留史院恐須載併及忠宣所論于傳末瑩中再作
四明尊堯集為悔過之書以寄器之器之答云神宗末
嘗師安石安石豈足為聖人昔既稱道如此今乃置之
僭逆悖亂之域是非去取有非鄙拙所能曉者然事君
行己茍亦無憾而今而後可以已矣事君行己等語蓋
亦察其心也又有書與楊中立以為不辭一身之有過
願成來者之無過楊答以賢知過之則道不明不行安

能成來者之無過乎因及禹稷顏回事或出或處皆當其可耳瑩中齒長而答書以先生稱揚之復以書辭避瑩中云先生指纓閉以救其惑謂纓冠閉戶龜山及了翁集其書具載可攷也此兩段合載于瑩中傳末視黷無怍欲改作于黷無怍道固如是不由外鑠其下欲添兩句云視彼汲直如玉而琢

與方叔輿

聞既還蘄春諸況安適大抵學問之道止是揆于心而

安稽于古而合措于事而宜所以體究涵養躬行日用要以盡此道而已若家務人事以至應舉從仕皆不相妨叔與用心于内當益有日新之功也賦兩篇甚有工處然須廣看前輩諸作取其所長盡為我用方能從容中節也有問鄭毅夫作賦之法鄭云亦在乎熟之而已歐陽公言為文須是看多作多講論多葢此雖小技亦須功力到乃能精爾

與呂伯恭

首夏清和恭惟勉就吉制哀慕未忘百神協相尊候萬福想臺移趨覲朝廷亦必循例以舊物招致不知何以處之當豫有定論也伊川文字編次如何向所納去者有可取否近檢得伊川與富韓公之子書又尹和靖答十一丈書皆錄呈橫渠集元晦頗以為未盡曾再理會否集後有溫公帖偶有呂和叔與明道帖正是答溫公所論今亦同往也敬夫雖不得書而聞所苦良已要須止酒為善耳近有以其所論兩樞之章而稱門人題跋

者刻板散布頗亦上聞亦知之否承屛居明招益復省事但書問雖通爾



文定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定集卷十六至八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録監生臣吳炳文

欽定四庫全書

文定集卷十六

宋 汪應辰 撰

書

與汪叔嘉

蒙諭書中大旨某何足以知之第昔嘗承師訓今僅能守而不失者姑以為報所謂歷象五行治水作樂觀象作服之制必有提綱振領之道又慮難于攷究竊謂天

文地理刑名度數在學者皆當攷究非特為舉業也註疏之中固已詳矣間有不同處如東坡介甫嘗言之亦不過六七處可以參攷若欲極其微妙則古人固有終身知一藝而用之不能無差者若其大槩則不可不知也如此亦無難于攷究矣大抵聖人仰觀俯察制禮作樂皆有至賾存乎其間不然則是紛紛者贅矣故曰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昔者孔子觀于蜡而曰仁之至義之盡觀于鄉飲而曰知王道之易易也論郊祀之禮

禘嘗之義而曰治國其猶視諸掌乎吳季札觀簫韶之舞而知帝德之廣大韓宣子見易象春秋知周公之德周之所以王此豈拘著于刑名度數與文字之間哉是以君子博學詳說將以反說約使不知所謂約則所學者特技耳何以為吾儒舜典之命九官與呂刑本不異但註似誤以皇帝為堯王介甫專不取註疏于此乃不能正其失竄三苗命伯益禹稷皆舜事也而以為堯不知何所據也若其命官先後之次此則偶爾不同不必

論也立政所謂九德即臯陶所謂也楊子曰羲進重和進黎則羲和非重黎也特進之而已先儒所謂重黎司天地之官羲和四時之官也春夏陽也故進重秋冬陰也故進黎後世遂以羲和為重黎或謂中庸九經先于修身而尊賢次之此不應不及修身或謂大學引帝典曰克明峻德自明也則是自明其德矣此皆不攷帝典大學之意書稱堯之德自欽明文思以至格于上下其為修身也至矣故繼以克明峻德此正合乎中庸之叙

若使上文言堯德如此之盛又云克明吾之德其語可謂叢雜至大學葢謂堯之所以能明峻德者以其自明也由吾之明德故能明人之德所謂以其昭昭使人昭昭自明二字其所發揮最為有力若使大學之意以明峻德為堯之德則何必更下註脚云云乎此可以意曉也又其所引顧諟天之明命則將何以言之以此而論固灼然矣難壬人之說皆通生乎千載之下雖窮其志思安能合乎聖人要其無悖于義理有補于名教使聖

人復起不能易者即經之所在也久去師友之訓常懼棄息輒因來問復爾忉忉更望以所疑時見訂正幸甚幸甚

答毛季中

某侍下幸無他第日益貧耳奉祠且滿矣比作劉子求再任萬一不諧則可索我于枯魚之肆矣不曉事自應得此不敢不安之也承諭為定居臨川之計相望益遠柰何柰何柰何或因歸鄉取道王山切一報我當得一見之

幸況元用甚欲求識此回經由曾少款否呂丈于吾人
甚眷眷願不惜時與之通問于韶處不通書恐亦未然
幸更思之交游間稍通顯者便與之疎則似有意至于
世之窺伺亦不足恤利害豈人所能為即其山居卻頗
得讀書然獨學無友離羣索居陷于古人之所病終亦
勤而無功平時師友益日夜在念也今皆在數百里外
書問且不能數況異時盍簪之樂也以此言之聚散豈
偶然哉平時嘗斐然有志斯世今窮居循省日久百念

已矣但求有以糊口優游卒歲庶為鄉曲一無咎無譽之人耳尚望時有以振之使遂此志許子理後曾通書否此間蓋闊焉不相聞但聞其至湖南首劾帥司數事使人增氣然竟不行也因便至辰州一問季文如何并養原亦有一書同往宣城官況大不佳俸不足用差出每月止一二日在家又職事有非人力所堪辦者如曠三十里許無人家而責以捕盜之類是也岳侯比赴棘寺又傳已出不詳所以再遣使介至金國遑鄙其遂少

安乎陳丈得書云十一月間欲赴惠州不知今行未來書具留此渠亦約欲專人來相問也喻丈得休致即往光福居中赴溧水必須同行彥柔敏中禹錫相繼去世可為痛惜者范忠宣公赴謫所至中途舟幾覆忠宣墜水既上笑謂妻孥曰此豈章子厚為之哉消息盈虛之理固如是也胷中千萬此後不能記憶草草附問遇便即寄數字以慰寥落至望他惟順時保重以俟天命耳

答徐知止

某伏退萧寺日以懷念蒸濕欲雨伏惟尊候萬福奉教極荷此正吾輩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不可以不素講也乃蒙切磋之益幸甚幸甚天下之事常傷于鋭而無漸弊之在人者固不可以不革然使其有忠信誠慤之心則當究弊之所從來慮其始而及其終行之以漸消之以晦而持之以久固未有初不攷究但見其于人情不合率然以為非是不俟終日而盡罷之者美則美矣然此出于鋭氣而非出于誠心者也先甲三日後甲三

日革弊之難如此今人于泛交之間苟見其過猶為之掩覆保全諫之于密況父子君臣之間乎昔章聖皇帝晚年頗崇神仙興土木及仁宗即位以為天書者天所以錫先帝也不當留在人間而納之陵中玉清昭應宮有火災于是更不修繕以答天戒及章憲明肅上仙首詔中外無得言垂簾時事而事之當革固已消于冥冥之際矣此真萬世法也故元祐間所更法度皆本先帝之意而為之亦以此也如舜誅四凶事堯舜本一道用

四凶非堯之過誅四凶非彰堯之過若使四凶乃是所信任心腹之臣則舜之去之亦必有道矧堯姑試之以職事既績用不成則誅之此乃成堯之志何過之彰哉願更思之匆匆上報尚未合不惜見示亦庶乎朋友講習之樂也乞倍萬愛重不宣

上趙丞相 鼎

某近嘗拜狀必已上關省覽孟秋猶熱伏惟純誠鉅德百神相之鈞候起居萬福得行在書乃聞居興化之命

相公數千里間關而歸謂自此稍得休息而蠢蠢之徒猶排報不已風波可畏直道難行一至于此然攷之載籍昔之以元勲盛德而見勝羣小如此類者何可勝數今日之事不足為異也跋疐所以見周公不容所以見孔子是殆天意也頃見相識間議者往往以相公葱溪之居太近某獨謂仁人君子存心行已無愧天地至于意外之患則雖智者不能豫為之所欲加之罪亦何適而不可哉相公高識宏度于是非利害之際處之熟矣

伏惟坐照消息怡然順受聞命引道平氣遜辭以避方熾之鋒有識之士亦將觀相公何以處此也懇切而言忘其僭易暑氣未艾川路云遠更望倍保鈞重以慰中外之望

答趙允明

前日將如常山途中遇素所使令者乃知車御還自虎林殊慰久仰方欲為問忽辱近書審承綵戲多暇尊候萬福某奉祠窮居幸爾如常他無足道長暑相别忽爾

涼冷日月易徂當共惜此暇日庶不虛度也東行所幹果何如示諭循規矩之說此實要法然當求其放心收之規矩之中若近世之士胸中營營而姑以糠粃束縛其形骸又以欺愚不知道者此則非所敢聞也昔嘗與益謙言士固有終身無過行直至臨死生不亂然而未可以言道者況其下手恐吾友求規矩于尺寸之外故復發此他日舉似益謙當亦以為然矣使行匆匆上問益加進修追蹤古人是望不宣

答張定夫

蒙頒示舊作四篇至言奥旨皆自得之後學之所未聞幸甚幸甚然其間鄙拙之見猶有不能無疑者敢試言之以求教于執事某聞之聖人之教有小學有大學若周官所謂六藝來書所謂胡安定教人以吏事知兵與水利筭數等事者小學也若中庸大學之所謂者大學也學無大小之分小學葢所以為大學也孔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又曰下學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使

局于一技而無知新上達之功則不免于藝成而下致遠而泥矣後世學者高談微妙而闊略名數度越繩墨蕩然無所執守枵然不適于用若此者非特不知小學亦非所以為小學也以刑名法術名其家以章句訓詁傳其徒陋而無法博而寡要若此者非特不知大學亦非所以為小學也以此論者學無大小之分知其一則萬事畢否則兩失之矣自秦漢而下至二程先生始能發明微言使學者知本末不二體用一源而聖人之書

始可得而讀其有功于道甚大來教以為荀揚王韓固非其比此可以為允論也而猶謂其道則是也其教人者非也竊謂學者學此教者教此而已不應于道之外又别有以教人也沈潛漸漬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則雖不責之重禁之切而人自歸于善矣彼其詐偽者非也以此治經以此讀書以此作文何不可之有彼其自處于卑陋者亦非也胡安定之學晚進不能知其詳抑其止于此乎或又有所謂知新上達之功乎此則未敢以

輕論也

答葉南美

所謂文潛性論謂性為善惡混固非矣然彼蓋隱之吾心以為誠然而後言者也今之所謂性善者蓋尊信孟子而云耳未必心見其誠然也蓋求所謂見其誠然者乎謂格物為扞格竊恐未安克伐怨欲不行孔子不以為仁此可見矣易頌甚佳則既已超然立言矣而曰欲用此意以學易得非謙損之辭也今似許迂臨甚幸今

遣人馬去然甚愧表率也

答胡明仲

恭以閣學侍郎聞望在人既更閱進退之際而愈髙識與不識孰不慕望矧其受知受教之舊其歸向之心豈間久近然以僻居山谷人跡罕至之地朝夕焦焦焉饘粥不給之是謀其勢固不能趨造門下至于咫尺之書亦坐貧與僻左之故無由時致于前鄉者附便拜書五年于此矣又不知其果達否也顧事勢齟齬如此與區

區之心大不相類謂且得誅絶之罪于左右矣比者鄉人方删定附示手誨所以存撫教誨之意不啻疇昔感戢之餘而昔者妄自隱度恐懼私情渙然冰釋幸甚幸甚某閒居八年麤糲之味艱難險阻之狀久已甘之斷不敢以此動念惟是學業不見所趨使異時幸而得侍未知何以為進見之資耳伏承奉祠既終不復再請葢祖宗以祠禄為憫勞優賢之異數其子之則曰任滿赴闕故請者有以為詞今使執政侍從之臣而猶家貧仰

祿自言茲固大賢之有所不為第恐衆人之所不識則以為其意安在旁推曲引將無所不至雖君子之行固不循俗毀譽然固有道雖委蛇而不失為大直者未知台意以為何如茍有所懷不敢不盡且因以求教也僭易死罪某竊聞文定先生所與諸賢往還簡牘皆已鍥石願各得一本置之左右閣學侍郎高文偉論其繕寫者固不敢妄意得之或有墨本儻使得以拜覯不勝辱幸輒恃眷私之舊遂敢及此仰惟先覺固不倦于教也

今因僧至衡川屬其專持此至門下未即趨侍執筆倍以依仰敢乞順時倍保台重

答徐漢英

比人回奉手誨讀之再三不勝感嘆且承涉冬履候如宜少慰瞻仰伏承垂問墓額但恐李公撰事當時傳聞未必得其真而後來記憶容有不盡然者不作墓銘不求挽詩可也似不必揭于墓道挽詩如祭文然為之者所以自道其痛惜長違之意本非求而得者雖今人不

免于求然吾告人曰不求則是失其實矣司馬文正書儀以為墓前立小碑可高二三尺許大書曰某姓某名更不書官此葢壙中已有志文則墓前只須如此今既無志文則墓額稍為文言似未為過孔子題季子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此事始也文潞公題廣平先生之墓葢有自來矣後人多認明道為謚非也但以其人平生行狀而節以一言宜令簡重切當乃可傳信而行遠竊惟先文󠄀事心地坦夷無所矜忤好士樂善甚

于世人之嗜利可謂長者矣若只云長者徐公之墓則
是妥貼而得其實而有陰德之意亦在其中矣益若云
某姓長者則止是稱號若先生府君之類若云長者某
人則二字乃是明其德如明道之類是已漢時稱重其
人多云長者文帝問田叔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
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雲中守孟舒
長者也張釋之問文帝周勃何如人上曰長者又問張
丞相何如人上復曰長者直不疑之徒史稱其長者宣

帝以黃霸治行終長者又問龔遂安得長者之言效此則長者二字甚重但世人泛泛言之遂不以為重耳君子固當論其實也更有鄙見若只是姓名如温公書儀則子孫自為也至于稱道德行不免假之于人所謂寫言十九親父不為其子媒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不知高見以為如何伏惟追慕罔極思所以表見于無窮慎之重之又以下問茍有所見不敢不盡其去取之際更在從長必不以為僭也皇恐皇恐加以見聞不多山居無

文字檢閲其有牴牾更得教誨之尤幸執詩不成語言
謹錄呈公擇事如必欲如此呂逢吉乃李氏甥俟他日
問之而後從事如何更在垂諭

與信州程尚書

伏以比年以來民方幸于息肩而信州又得如尚書者
辱鎮撫之其蒙幸又有加焉而天下靖民橫流肆虐戴
白之老未始見聞恭惟龍學尚書誠心惻怛惟以利民
及物爲事方無事時求所以饒裕矜恤之者無所不至

況今遭此鉅異漂蕩墊溺孑遺無幾亡者暴露委食于烏鳶存者困乏寄命于俄頃鄉下細民所仰食者大則畎畝而畎畝化為谿洑矣次者菽粟而菽粟混為泥沙矣富者方挾所有以幸災貧者將無所恃而抵禁是以良民惴惴私憂過計恐其害不止水而已然而未聞使州有所賑恤以慰存没之心為之措畫建久長之利者竊意屬吏徒欲仰寛夙夜之憂不以實告而如某等輩雖受恩顧之異而自以杜門閒居又不敢僭易而言之

也伏見隣郡屬縣有程氏數家者皆以財為長雄乃者漂蕩之餘止留倉庫一所飢民叩門而求之不得于是嘯呼發所藏而去訴之縣縣不能治也時方聞之固已憂鄰境有傚而為之者矣茲又聞上饒縣石人鄉有李氏者閉糴以待賈民持錢造門而不答則恐之曰必不得將自發廩李氏懼而受之某鄉有某氏者欲增價以糴民與之商確移時不決有數人遠來者不復計所直而從之其不從者患其不與己同也須其出而奪之某

閒居不能盡知外事所聞止此二者而已然所以未至如旁郡之甚者葢有憚于尚書之威重也而巢氏之事䜿之縣縣亦不能治葢往往烏合之人莫知主名雖欲治之不可得已竊恐小民日迫于死亡之憂不復顧慮然後什伍為曹鄉閭既無如之何官司又不得而治必有甚于今者矣所謂其害將不止于水者也伏望使州察此事理早賜措畫度當今可行之宜求古人救災之政每縣專擇明察慈惠之吏委之奉行其有便宜許其

以法條陳要使上下之情通則民必被其實惠通變于不得不為之時消患于無聲無形之內不勝幸甚若只作尋常文字泛泛行下實恐徒為文具而無益也又聞民以災傷赴愬者甚衆雖未聞指揮蠲計使州必且次第施行伏見庚申歲大水為害當時按視蠲租德惠甚渥民間不免有所賠費逮既蠲放之後縣中乃令放米及一石者出錢買務酒一石置酒之直自足以輸租而向之賠費又在外矣朝廷虛失常賦而民間初不被惠

甚可惜也若非豫行約束曾不若不蠲减之為愈也至于受納之際或非其人往往加倍槩量以足入倉之數餘者例印虚鈔令使其户合納米二石以災傷蠲其半所使受納非其人則所謂二石米者未甞蠲也夫以百姓之財共公上之用于艱難之際宜若于義未為害也而朝廷猶且有所不忍屈己修睦使民休息以公上之所不忍取者乃舉而納之汙吏之家甚可嘆也亦望他日特行約束以警貪狡之心少紓痌瘝之力其他事之

纖悉有非所能盡知尚書周爰咨詢必有能言之者矣
古人有言曰翦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髮膚尚無足愛
況其他乎又曰救人之難飢不及飧飢渴飲食猶在所
緩則事之所急孰有先乎此者乎某不在其位而僭易
言之可謂罪矣然思古人救災之意如此其切況食奉
祠無功之祿辱門下異常之眷而坐視民病如此而以
避嫌緘默自處可謂有愧于心矣伏惟尚書以邦本國
體爲心唯恐有所不聞亦必不以僭易賜罪也然而今

特巳然之害如此隂陽隔屏理有常數夏潦秋旱自古所記今之田畆十存一二使又有他日之憂則民病何時而已脩庶政以召和氣罄誠意以祈多福以弭禍于未形而起福于將來想已在台念久矣不待芻蕘之言也干冒台重下情不勝戰慄之至

答張侍郎

北人回領賜教不勝感慰初雖聞駐節清口繼又聞已奏乞歸鹽官固知清口必非久但區區之意以謂須取

道城中而歸庶幾得遂瞻侍以慰釋十有五年去德之思且所欲面稟者亦非一二故前日專人拜書已俟詳報今乃云廿四日取徑路去而某廿六日始奉教已入蘭溪界矣參差如此悵怏何已具欲去之計前此屢以稟知不惟才力短拙無補于事其間曲折甚多又以老母前此隨家兄在黄州一別七年今年七十有七矣近方正母子之名前此雖有欲養之心將以誰告今身在省闥可以言而不言復何待予七月末嘗欲乞嘉禾偶

有都司之命遂復黽勉十月初四明有闕徧見諸府以情告諸公皆謂進用在即而乃求補外豈有所疑乎終不見察左府云少待結果了去亦未晚某云豈敢有此望正使誤蒙朝廷除擢卻恐去計愈難矣時節因緣未有易于今日者未幾四明除人適李企李赴召除春官遂以東陽為請諸公初相留之意甚勤既而見其決去亦頗不樂然某以是日輪對先生以是日得宮祠又十日而有東陽之除好事者不知本末以為與永嘉相表

裏至有死黨之說又以謂面對不合騰播百端惟是廟堂諸公備知曲折有間焉亦以告之故久乃稍定予集所報得于傳聞亦不無所自也其上殿所論以謂祖宗時治獄則有開封府御史臺又置糾察刑獄司斷獄則有大理寺刑部又置審刑院自元豐改官制大理寺兼治獄事然猶置少卿兩員一以治獄一以斷刑今則止置少卿一員治獄斷刑皆出于一然則獄之有當平反者當責之誰乎又如祖宗時雖有刑部大理與審刑院

然每至赦宥必別置詳定罪犯一司以侍從館閣領之刑部大理審刑皆無預焉蓋所謂罪犯者議法之初皆更其手今若又使之詳定誰肯自以為非乎至于梓益夔利去朝廷遠每赦則委轉運鈐轄司詳定而不委提刑亦此意也今刑部昔之議法今之詳定皆出一手其能使民不冤乎只如故相用事假緣文致皆韓仲通為之今又使仲通改正豈復有是理況又因星變降詔許民庶言事而事干刑部戶部者復送本部然則戶部之

有枉謬誰敢以為言乎是時韓已去矣上大稱賞以為切當許以即當施行時已有大理少卿楊揆一員矣又除司農少卿陳韋為大理少卿專治獄其又言近降指揮治贓吏盡用祖宗法今時與國初不同國初承五代殺伐之餘嚴刑峻法未能盡革當時州郡多付之武夫至有不識字畫而以僕從代書判者至于判司簿尉往往以牙校為之故朝廷亦不復以士類待之至于天下既定選舉益清前日之刑寢不復用故范祖禹著唐鑑

以為士自一命以上刑辱不及以為本朝美事然臣之愚非以贓吏為可恤也彼既已冒犯典憲自絶士類亦何足以士類待之第恐此刑既用久而濫及于士類爾不必遠引只如前日用事之臣意所不樂者往往皆誣以贓罪今之大臣有親被其害者陛下聖明今已灼見誣枉若使當時盡用祖宗法治之今雖欲改正而復用之豈可得乎此不可以不慎也上云卿所慮甚高遠人所莫及然朕當擇巨蠹者治之以儆其餘宣諭之語甚

多今錄其要者某云臣謂贓吏皆當治但此刑不可輕用爾若使監司得其人按治得其實雖停降編竄亦足以懲惡非謂縱姦而不問也上云卿所論甚善當日所對大畧如此同舍有聞之者從而緣飾撰造欲相中傷然面對之事主上所知乞出之事宰執所知皆有本末彼亦徒為紛紛爾恐先生欲知其然故此布稟東陽初以賦財足用故請今乃不如所聞未知所以為計所示文字謹當一一遵奉別有委令亦乞不鄙

與劉樞密

某孱居蕭寺衰悴多病目昏脚弱日以增劇未知竟如何也元晦改秩奉祠聞必欲力辭決非苟然者矣敬夫必數相見邇來士人頗知為己之學實二公倡之為多斯道為不墜矣劉憲來自臨安近事頗能詳言之可以得其大概某目昏甚執筆艱苦勉强拜狀不能詳謹併乞矜察

上陳丞相

惟是賣鹽一事頃歲承乏見帥司財用窘迫殊甚嘗謀
于鄭少嘉朱元晦陳季若惟元晦以謂寧可作窮知州
不可與民爭利而少嘉季若則以為可故于三人中從
二人之言止是行于城中間有犯者不過量行笞罰雖
杖罪亦絶少時有不相樂者言于廟堂以謂福唐禁鹽
徒流無虛日又有民在塗炭之語省部行下嘗具申朝
廷乞委官體究若果如言者之說乞重行黜罰朝廷知
其無他止行下照會而已然聞後來併外邑亦皆分賣

地頭既廣刑罰頗峻每切追悔前日之舉殆亦作法于涼者也竊聞僕射相公寛平簡易民自不犯非復前日紛擾之弊皆暗消于冥冥之中竊謂嘗如今日可也後之來者人各有心未必能一遵約束則紛擾之害或更甚矣君子之政當為斯民無窮之慮

與喻居中

朱元晦以召命再下諸公迫之方行既對力排和議其他皆人所難言者得武學博士待四年闕然其家貧母

老勢須再請嶽祠也葉幹頗有望于丞相得申言之良幸

與呂居仁舍人

某平日未嘗學春秋比因攷究諸家之説竊謂頗讀春秋必先明聖人所以制作之意苟于宗旨有所未明雖有得于片言隻字之間終無益也因有疑曰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又曰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亦不敢作禮樂焉

然而作春秋者何也今胡氏之說曰中庸誠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止以一言蔽之而不辯何以作春秋終不足以袪方來之惑既曰不可矣不敢矣又從而為天子之事則聖人之言行盭矣或曰春秋非有所襃貶特託行事以明王道而已故曰天子之事夫如是則六經皆明王道也而獨于春秋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何也吳楚之君爵則公也僭則王也而春秋書曰子此其彰明者不得謂之無所襃貶也賞

罰不出于時王而聖人自為之可乎此所甚不曉營營于中而未知所決者敢望不倦指教幸甚幸甚至于所謂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極為牴牾周人雖建子必不以十一月為冬正月使其以為冬則是用夏時矣今孔子雖用周正而以十一月為春乃與夏時相悖安得謂之行夏之時乎其說春正月無冰曰今在仲冬之月燠而無冰是以周正月為仲冬矣至其說冬大無麥禾則曰麥熟于夏禾成在秋而書于冬者有司計歲入之

多寡然後知倉廩之竭也夫正朔可改而天時一定今所書冬者以為夏時之冬耶則是聖人所用正朔前後自相乖戾以為周時耶則麥不熟于夏禾不成于秋而冬乃納禾稼滌場圃之時矣不知何以牴牾至此因書及之併乞知察亦以見立言之難也無由侍坐以請所疑臨書不勝拳拳

與呂逢吉

比辱囘翰不勝感刻水潦為害父老皆云未之見聞城

中特甚想不無遷徙之勞山居幸而人與屋舍皆無恙

數畝之田皆為沮洳矣人情嗷嗷所不忍見若鄰境又

不止此也魏侍郎之女嫁趙氏者壓死于昭慶寺至今

尋其遺體不見前日雨後因揮鉏之際又陷二十餘人

于藏下可嘆可嘆每為鄰里言雖歲事失望然視他處

已為樂土矣不審比辰起居何似伏為萬福也家叔既

至城適事已結斷竟不赴公庭而歸荷賜非淺五馬得

無疑其不來耶果爾更得略說及乃荷示諭子由所作

東坡墓誌昔見陳齊之云嘗見龜山楊丈言及龜山云他只是要道我不是元祐人可謂誤用其心所言三段此固害理而其最不可以示後者如云因經筵言時事大臣不恱風言者攻公當時大臣葢呂微仲劉莘老也而以為與臺諫交通豈非誣罔惇卞輩政以此罪微仲諸公天下後世固不之信而子由乃當時執政遂助實其事何以使小人無詞耶然觀其作頴濵遺老傳邪正分明畧無囘隱有不可誣者葢傳將付之子孫而誌銘

刻之石意者恃曲筆以避羣小之鋒然熟若不作之為愈耶歐陽公作濮議謂范堯夫傅欽之呂獻可趙大觀皆誣謗英宗以取直名其後章惇以此書納之禁中使歐陽公有知當悔怍于地下矣以此文字不可不慎也林旦事固如來教當時攻之者太過嘗謂元祐諸公忠直有餘而識見不足不知高見以為如何不敢不盡也

又

某連奉手誨仰荷君子眷眷不忘之意非言可謝雨餘

微涼審承侍外尊候萬福慼慰之至其冒暑至此得雨幸有生意來日可離此因求一見之幸豫以為喜也安石邪說一至于此今其效彌可睹矣而學者尚未知其然自新制專尚經術四方不知朝廷之意遂謂欲復用安石之學六經新義其價倍貴甚可嘆也忠宣公決無他意如平章之言似亦太過但其持論專欲消合黨類兼收並用而不知其勢亦有未易為者以僕觀之君子小人之勢決無兩立元祐晚年呂微仲遂去劉莘老門

下士而引李清臣鄧温伯蒲宗孟予從班忠宣公兼收並用之説略施行矣然出而首倡紹述之説者李鄧也其流害以迄于今亦可見矣曾子開謂使范公之言行于元祐之時必無紹聖大臣報復之禍然使蔡確不殛死他日復出為惡當不下惇卞但不當以詩罪之耳雖不殛蔡確以開後例章惇得志亦肯輕恕諸人乎惇卞在元祐間或偃息大郡或優游奉祠所以貸之者厚矣略無懷惠悔過之意則知專以優柔待小人者恐非其

理也若謂忠宣公有他意此則不可其再相力辯臺諫誣罔吐剛茹柔其罷相後又乞寛元祐黨人之罪以至得謫是果何求哉願更慎言之韓富二公讜論眞樂石也劉道原蘇子由皆疑周官子由以為非周公之全書則可而道原詆之過矣自孟子時周已言諸侯惡其害己皆去其籍矣則後世所傳或非全書但在愼擇之耳不可盡廢以為不然也鼂以道力闢王安石因安石之尊孟子也併孟子而非之不亦過乎歐陽公謂繫辭非

孔子所作前輩多以為不然韓魏公未嘗與之言葢護其短也區區所見如此更須面盡人行借紙筆具此作報未間自愛不宣

又

為别近爾已若數月窮山兀坐惟有思鄉秋氣益清伏惟汲古涵養神相尊候萬福某以前此塗中觸熱日不免飲冷初第覺其快耳歸來乃大病終多吐清不能更進飲食兩日來稍有生意所謂快心事過必為傷爽口

物多終作毒良可以為戒也所欲明道集了翁集並納去温公日記如錄畢亦顧一見聞宣城守别除人不知何故其詳并有他聞皆顧聞之許子履毛季中兩書輒納上因便敢煩指揮附行方耕道之弟欲往泉南想須到廣教求書某亦欲作潮陽書他日再當奉浼也王安石邪説既已灼見其非不必多辯東漢之君子節義凛然視死如歸固非後世所能及然更當思聖人過猶不及之訓復于中道可也葢自黨論一興賢人君子無噍

類而當世之士始知其不可往往俛首巖谷結舌時事
董卓之暴有甚于梁冀王甫曹節侯覽宦士君子所切
齒也然以黃琬楊彪朝之宿望與之同列而不愧荀爽
陳紀韓融時之名士受其聘召而不辭蓋有意于保身
而濟事矣申屠蟠于衆人互相標置之時則遠引而不
言及爽等相繼而起蟠又固守而不出前不陷于黨禍
後不汙于賊臣可謂卓然數君子之間矣不知左右以
謂如何有以儆發愚蒙者時得聞一二幸甚

又

此人回奉教不勝感刻赫日可畏伏惟招提清勝尊候萬福某碌碌自守幸無其他猶恨未知請見之期爾每得來問不見鄙棄所講繹者莫非前言往行之要幸甚幸甚邦直元符以後事某初無所考益意其如此耳其後思之不當如此易言之辱示諭當更加詳焉右丞之功焯然與日月爭光此固無可議者但許公事因涑水之言人往往信知其頃嘗與知識議及以為未論其他

世之稍識利害者亦不肯為況許公乎然終不知其詳聞之記聞之書乃西京一守陵閹官所傳益温公嘗屬其子孫以勿傳也則其所由來固可疑矣又如記趙中令雖報復私怨而不害其為功業豈不啓姦臣恃功而無忌憚之心乎昔嘗見胡德輝言温公日記極有可疑如記富鄭公感一尺之言至願得為蛆蟲食其不潔富公雖所見不同何至此乎而温公平日最推重富公其他如文韓皆不能無譏不應如此記事德輝亦意必後

來所增加益當時王介甫嘗奏富弼無見識惑一妖尼之言則德輝所謂後來所增加者安知其不然乎耕道見屬二齋記學問膚淺安敢率爾他日自當求教也前日所拜煩附去書一乞指揮早達之為幸

文定集卷十六